

## 回忆我的导师嵇汝运先生

5月15日晚收到华东理工大学唐贇教授的email, 我国著名药物化学家, 药物研究界之泰斗, 我敬爱的导师嵇汝运先生因病于当天早上去世。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, 不敢相信这一事实。先生的音容笑貌, 仍历历在目。

嵇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, 50年代初回国参加祖国建设, 主要致力于新药的创制和研究。曾研制出抗血吸虫病、抗疟疾, 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和抗菌等多种临床药物, 为中国药物史写下重要一笔。他在国内首先倡导药物的构效关系(SAR)研究, 为把传统靠经验寻找新药的方法, 转变为药物构效理论指导下的药物设计新方法, 是国内这一研究领域中公认为的带头人, 引领着中国寻找新药的方向。

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1988年, 先生当时在华东化工学院(现为华东理工大学)给我们药物化学专业研究生讲授《化学药理学》的课程。先生知识渊博, 课讲的好, 经常有外专业的学生来旁听。他在讲课时常以生动的比喻解释深奥的原理, 循循诱导, 又字字珠玑, 妙趣横生。先生当时已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, 中科院院士, 但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和蔼可亲, 平易近人的长者。

三年后, 我有幸进入上海药物所, 成为先生的学生, 得以经常聆听他的教诲, 也对他治学为人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先生总是教导我们做人要诚实, 做学问要严谨。他对工作极其认真, 如果他不在研究室里, 那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一定能找到他。每次与他讨论, 他总是能抓住问题的要点。映像很深的是先生办公室里高高的几排文件柜, 里面摆满了他几十年来收集的资料卡片, 分门别类的放好, 在讨论时, 经常看到他引述资料, 同时拉开文件柜的抽屉找出卡片, 交给我去找原文阅读。这让我深深体会到广泛阅读资料的重要性, 也养成收集阅读资料的习惯, 让我终生受益。

先生又是一个平凡的人。每天早上从淮海路的家里步行到所里上班, 风雨无阻。上午和下午的休息时间, 总能看到他和室里的员工、学生一起认真地做工间操。他虽是大教授, 一点架子都没有, 上上下下, 从研发人员, 到收发室的师傅, 他见了都是笑眯眯的打招呼, 拉家常。所以大家对他都很尊敬, 也很亲近。

先生不但功勋卓著, 而且诲人不倦, 对后辈学生尤其爱护。95年我在事业上有了困难, 是先生将我留在他的课题组, 随后又推荐我去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化学系史一安教授实验室做博士后。先生的这一决定对我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, 让我终生难忘。后来我才知道, 很多人都得到过先生类似的帮助。

98年5月份先生到美国访问, 应史一安教授和我的邀请, 在 Fort Collins 停留了几天, 访问了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化学系, 游览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(照片2、3&4)。先生当时已是80高龄, 但仍神采奕奕, 一起登山时一点不输给我们几个年轻人。

在国外的这些年, 每到新年时总能收到先生的贺卡, 聊聊数语, 描述国内和药物所的发展, 同时表达对我们的关心和祝福。03年回国, 去上海看望了先生和师母李老师。见了面, 先生和李老师对我们在外面的发展非常关心, 问寒问暖。先生还兴致勃勃的向我介绍国内药学界的进展, 告诉我他还经常外出讲课和参加学术会议, 要为中国药学界多培养人才。

07年回国时，得知先生已生病住院。敬山陪我去医院看望先生。见了面，先生很高兴。当李老师说他是谁来了时，他拉着我的手，用上海话说“我知道，是王智贤”。尽管先生当时说话已不是很方便，仍很关心药学研究和发展，当听说我是回来组建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时，他很首肯，说国内发展很快，条件也很好，国外公司来中国发展是大方向。因长期卧床，四肢的肌肉有些萎缩，在敬山和李老师的帮助下，他坚持锻炼，希望有一天能重新站起来，走上讲台，走进图书馆。

08年夏天，再次和敬山一起去看望先生。一年不见，先生看上去老了很多。神智还是清楚，但说话已很困难。感谢敬山3年来经常去看望和照顾先生。拉着先生的手，祝愿他早日康复。想不到，这成了我最后一次看望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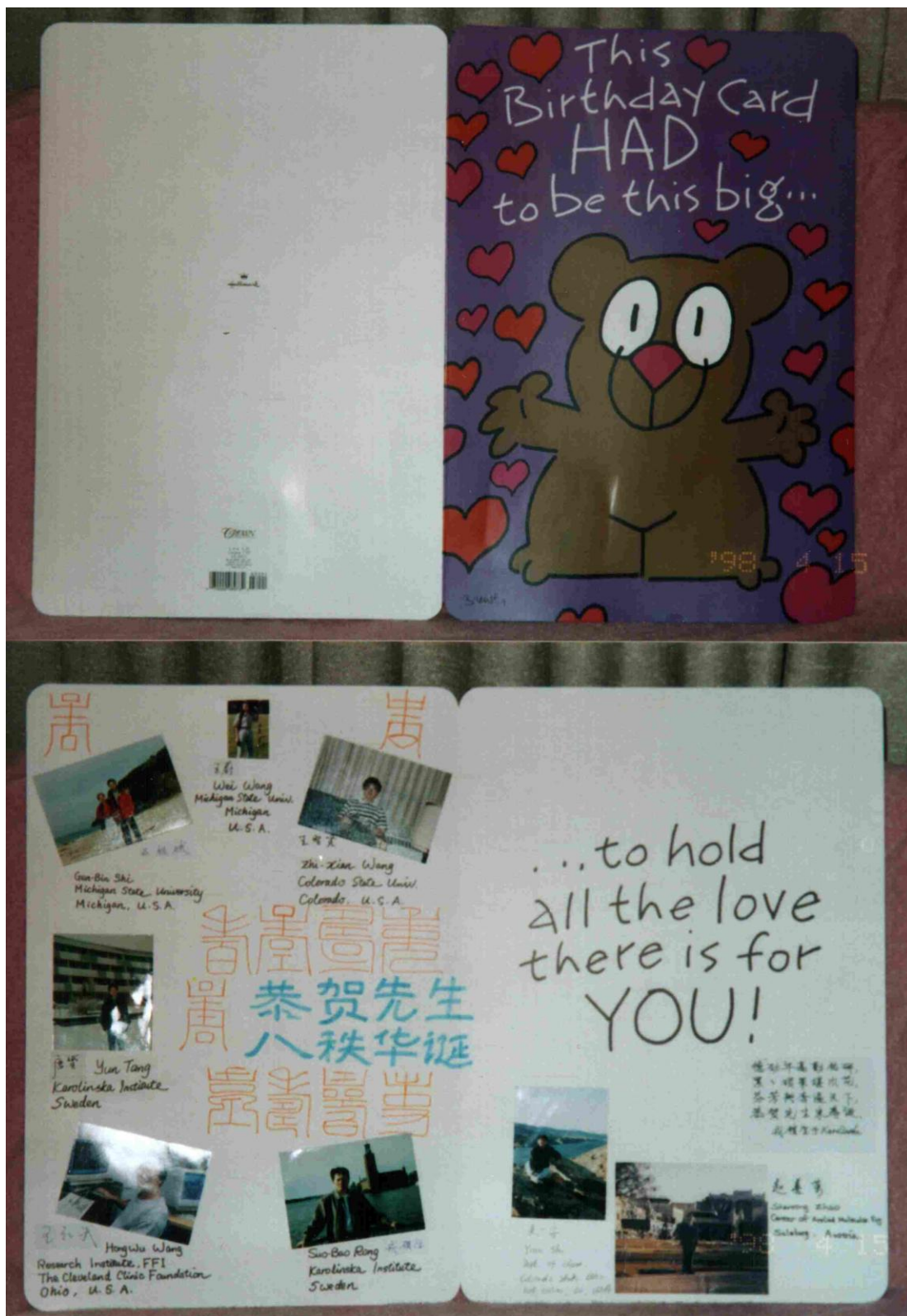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一生功勋卓著，诲人不倦，为药学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也培养了很多药学研究的人才，桃李满天下。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，导师，更是一个伟大的人。我们会永远怀念他。

先生千古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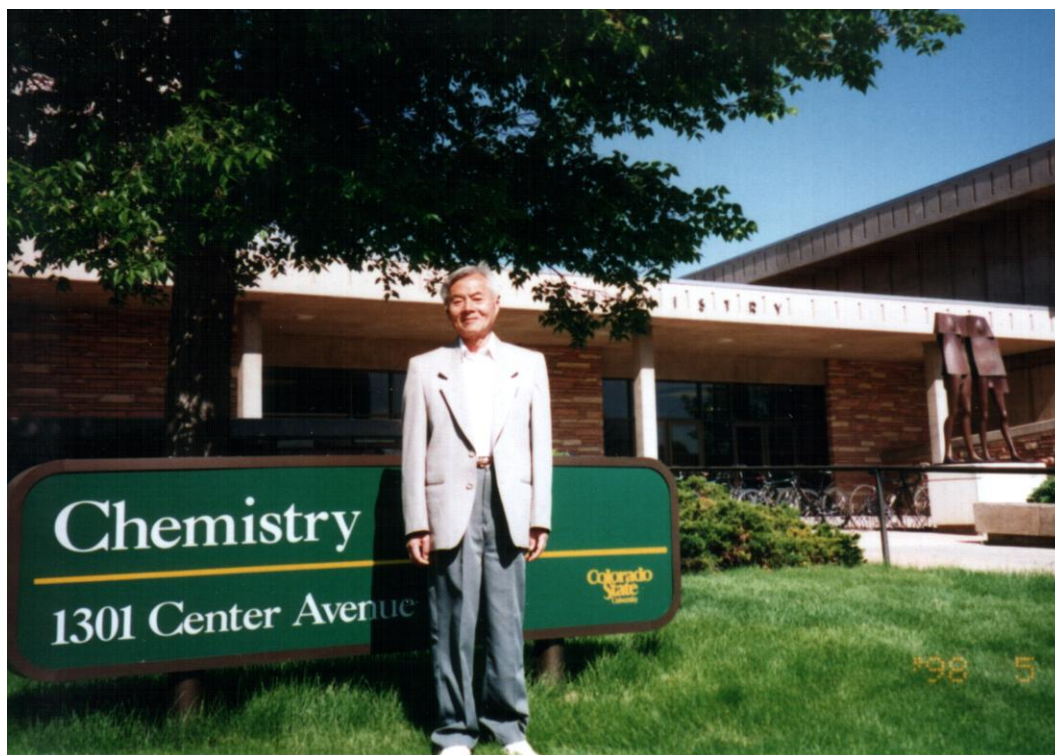
王智贤

Gilead Science

2010-5-22 于加拿大



照片1. 先生80华诞时，我们在海外的学生送的贺卡。



照片2. 先生98年5月份访问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化学系



照片3&4. 先生98年5月份游览美国洛基山国家公园，右为CSU的史一安教授，左为本文作者。